

【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

# 新型城镇化能促进共同富裕吗？

## ——基于 136 个陆地边境县的经验证据

杨玉文 谭雨晨

(大连民族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大连 116000)

**摘 要:**新型城镇化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我国 136 个陆地边境县 2013—2022 年的数据,从效果、异质性和机制三个角度实证分析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显著提升了边疆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并对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对东北边疆的共同富裕存在倒 U 型效应,对西北边疆和西南边疆的共同富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新型城镇化对贫困县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大于非贫困县。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和创业活跃度,进而促进了共同富裕。为更好地发挥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应夯实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物质基础,提高共享水平,增强公共服务质量,并激发创业活力。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共同富裕;公共服务;创业活跃度;边疆地区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25)02-0025-14

### 一、问题的提出

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确立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政策。新型城镇化强调城乡统筹、和谐发展,是地区间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与共同富裕具有目标一致性。随着政策的实施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广泛而深远地影响着共同富裕的各个方面。从 2014—2020 年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新型城镇化与我国人均 GDP 之间高度正相关(图 1),我国新型城镇化<sup>①</sup>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sup>②</sup>之间高度负相关(图 2),说明新型城镇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学界关于新型城镇化与共同富裕关系的研究主要从理论机制与实践经验出发,探讨新型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和实践路径。学者们普遍证实了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具有促进作用,认为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和必然要求<sup>[1-2]</sup>。具体到作用机制方面,孙学涛等<sup>[3]</sup>论证了地级市的新城镇化对共同富裕不同维度的影响,发现其能够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最终实现整体共同富裕的目标。另有学者分析不同维度下的省级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发现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对共同富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sup>[4]</sup>。在对新型城镇

收稿日期:2024-07-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东北边疆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及富民机制研究”(22AMZ016)

作者简介:杨玉文,男,大连民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谭雨晨,女,大连民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

① 新型城镇化用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计算综合得分表示。

② 收入差距用基尼系数表示。

化影响共同富裕的直接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也有少量研究尝试引入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变量,探讨新型城镇化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的间接作用机制,认为基于共同富裕的新型城镇化应提升公共服务的发展能力,通过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在不同区域均衡发展,进而促进共同富裕<sup>[5]</sup>。在实践研究方面,以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代表的新型城镇化实践成效逐渐显现,为新型城镇化影响共同富裕的研究开展提供经验证据。实践表明,新型城镇化通过完善制度建设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共同”和“富裕”的效应,有助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sup>[6]</sup>。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采用以集体为媒介的新型城镇化模式推动了城乡共同富裕的发展<sup>[7]</sup>。这种集约型城镇化发展道路能够吸引产业和人才聚集,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进而带来显著的“富裕”效应,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式新型城镇化,融合党建体制、空间、数字技术、文旅、人口流动等多方面因素,激发了城乡人力和技术能力,促进居民共同就业创业致富,形成良好的社会网络,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产生“共同”效应,为城乡共同富裕发挥了重要作用<sup>[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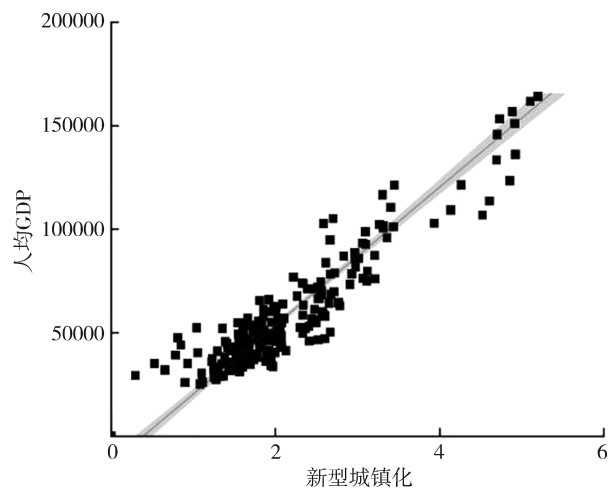


图 1 新型城镇化与人均 GDP 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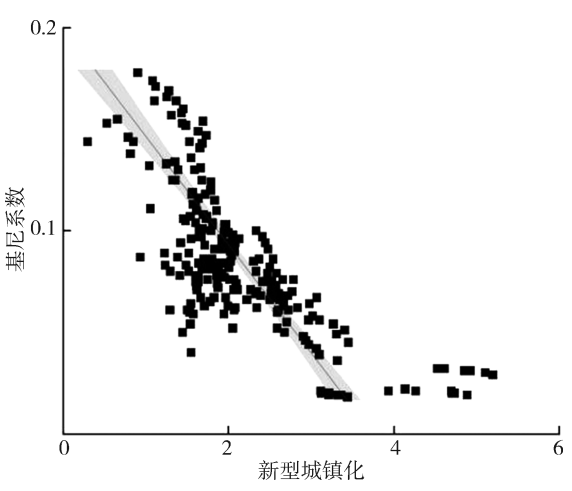


图 2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

尽管理论和实践层面关于新型城镇化影响共同富裕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是聚焦于县域层面检验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还不多,以边疆区县为对象的研究尚未开展。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指出,“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sup>①</sup>。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脱贫攻坚、兴边富民等政策支持下,边疆地区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受到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边疆地区发展存在诸多短板,与内地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依然面临着“素质型贫困”和“发展型贫困”的现实问题<sup>[9]</sup>。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影响共同富裕的主要因素,需要着力实现区域、城乡均衡发展以及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提升。由此可见,边疆地区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边疆地区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稳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这就更需要将城镇化作为推动边疆地区兴边富民的重要抓手,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路径。基于此,本文以边境县为例,从效应、异质性和影响机制三个方面讨论新型城镇化对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进而提出完善新型城镇化、促进边疆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①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地区一个都不可少。 [http://xizang.gov.cn/xmzx\\_406/xwrp/202412/t20241230\\_454679.html](http://xizang.gov.cn/xmzx_406/xwrp/202412/t20241230_454679.html)。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使用边疆地区县域数据定量分析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能够基于我国社会情境特征,使得研究框架更符合我国国情特色。第二,通过实证厘清新型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多元实践路径,揭示新型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中介机制,弥补了已有研究的不足。

## 二、理论分析

理论界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做出了多种诠释。综合来看,新型城镇化以产业互动、城乡统筹、生态宜居、和谐共享为基本特征,以城镇空间扩张、人口聚集、产业扩大、生态环境改善等趋势为导向,旨在推动城镇发展向可持续、智能、宜居、现代化的方向前进,逐步实现人地和谐、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友好的综合高质量城镇化<sup>[9]</sup>。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将共同富裕界定为“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美好生活”。学术界普遍认为“富裕”和“共同”是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其中,“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社会物质成果,能够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否取得实质性进步<sup>[10]</sup>。“共同”意味着全体人民共享分配的范围,使改革发展成果能够更加公平地惠及每一个人<sup>[4]</sup>。在这一背景下,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不仅能够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产业等多维要素协调发展,还能够有效应对共同富裕推进过程中面临的要素供需不平衡、城乡差距过大、公平与效率难以兼顾等诸多问题<sup>[11]</sup>。鉴于此,下文将进一步分析新型城镇化影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

### (一) 新型城镇化影响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

从共同富裕内涵来看,共同富裕可以分为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两个维度<sup>[12]</sup>。总体富裕包括物质财富、教育文化财富、基础设施财富和生态环境财富,共享富裕则用于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差距。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城镇的聚集效应不断扩大,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保障。因此,新型城镇化的共同富裕效应应从两方面体现:

一是总体富裕效应。首先,新型城镇化展现出强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一方面,人口城镇化的质量不断提升,促进了教育、科技和人才的融合发展。这一过程不仅优化了城市空间布局,还逐步形成了以点带面的城市空间聚集形态,使城市群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sup>[13]</sup>。另一方面,人口城镇化的规模不断扩大,推动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这一过程扩大了消费市场,加速了投资需求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持续激发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潜在优势,进一步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增长<sup>[14]</sup>。其次,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不仅关注城镇经济的“硬件”发展,也注重城镇“软件”的提升。一方面,城市不断弘扬和发展优秀文化,延续城市文脉,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建设有历史传承和地域特色的城市。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强调公共文化均等化发展,加大城市教育发展方面的投资,进一步促进了教育文化财富的积累。再次,新型城镇化注重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将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向乡村区域渗透,扩大了县、乡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供给。这不仅提升了县域服务水平和人口承载能力,还吸引了越来越多农业转移人口聚集定居,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教育医疗等基础公共服务,进一步增长了基础设施财富。最后,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方面,坚持绿色发展,以产业升级与产城融合为手段,致力于摆脱传统的低效发展模式<sup>[15]</sup>,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城镇化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有效推动并形成了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另一方面,坚持绿色惠民,将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塑造高质量与高品质的生存空间,持续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sup>[16]</sup>,进一步促进生态环境财富的积累。

二是共享富裕效应。共同富裕要确保不同群体能够共享发展成果。具体来看,在城乡收入差距上,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能够关注到低收入群体的福利,通过城市的扩张和发展,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更多就业选择。同时,帮助农村转移人口提升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从而增强他们的收入能力。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通过城市群的集聚效应激发城市活力,利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人力在生产要素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而扩大人力资本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比重。在城乡区域差距上,首先,新型城镇化引导城市产业向农村发展,实现城乡经济互补。通过合理配置资源,推进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缓解农村自然资源压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从而显著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其次,新型城镇化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sup>[17]</sup>。通过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提升农村地区金融供给能力,让农村地区获得更丰富的金融资源并进一步创造更多投资机会。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城乡居民之间互动与合作,形成更强的社会网络和社区凝聚力,还能有效补齐城乡区域发展的短板<sup>[18]</sup>。最后,城市群与都市圈的发展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强经济活力。随着生产和消费的不断溢出,核心城市周边县域的经济发展将持续受益,从而强化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提升资源共享水平<sup>[19]</sup>。

## (二) 新型城镇化影响共同富裕的间接效应

新型城镇化立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需求,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和创业制度的改革创新。在这一进程中,我国有序建立起普惠共享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机制,扩大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十余年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或政府购买学位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达到90.9%,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84%,农村公路里程超过438万公里<sup>①</sup>。这表明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不断改善,新型城镇化对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公平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我国持续落实创新创业保障政策,创业活力持续迸发。根据《青年创业城市活力报告(2021)》,2011—2020年我国新增创业公司超过4400万家。这表明我国创业环境不断优化,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条件。因此,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增加创业活跃度成为新型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图3)。

### 1. 新型城镇化可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进而影响共同富裕

新型城镇化对公共服务的影响体现为供给侧与需求侧两个方面。从供给侧来看,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加快和质量的提升有助于推动公共服务的普及。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加快扩大了市场规模和水平,使公共服务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地区集聚更多优质资源,居民享有更丰富的公共服务。同时,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改善了城市中的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服务体系,为居民提供了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条件。从需求侧来看,新型城镇化增加了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激发了城市对公共服务多样化的需求,促进了公共服务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城市及周边地区受到经济和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人们对权威的医疗服务、优质的教育服务、便利的交通条件等社会需求也随之增加,满足居民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变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也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公共服务被视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对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促进节能减排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公共服务的提供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有助于提升社会生活水平和质量,使农民受益最大化。特别是在共享方面,随着公共服务覆盖

① 数据摘录自报刊文章:《新型城镇化战略书写新时代答卷——访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有关负责人》,中国城市报,2022年10月10日第8版。[http://paper.people.com.cn/zgcsb/html/2022-10/10/content\\_25943213.htm](http://paper.people.com.cn/zgcsb/html/2022-10/10/content_25943213.htm)。

范围的扩大,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居民能够享受更好的公共资源,缩小了城乡差距。提供道路、电力、燃气、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可以减少私人设施的使用,促进节能减排减少污染。现有文献也对公共服务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福利经济学理论表明公共服务有助于增进社会福利,优化社会分配,促进社会公平<sup>[20]</sup>。蒂鲍特的 Tiebout 理论模型则表明,提供公共服务会吸引更多人口迁入,从而促进经济聚集。

2. 新型城镇化可以增强创业活跃度,从而影响共同富裕

新型城镇化可以通过更新创业方式、提供创业动机和降低创业门槛等途径提升地区的创业活跃度。在农村,新型城镇化建设赋予农民充分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将现代因素与传统乡村相结合,创造出符合当地特色的“农村、农民、农业”结合的创业方式<sup>[21]</sup>,这种方式有助于激发农民创业热情,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在城市,新型城镇化能够带动城市人口和消费需求的增加,使城市居民更愿意尝试新的产品和服务,为创业者提供广阔的市场和创业动机。同时,随着城市基础设施水平、行政服务水平和金融水平的提升,创业活动得到了更多的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大大降低了创业门槛<sup>[22]</sup>。这种综合支持和优化环境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创业被视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大量的创业活动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机会、改善民生水平,还表现出较强的减贫效应。参照斯晓夫等<sup>[23]</sup>整合出的 BOP 理论、平台赋能理论、学习改变等理论,创业在知识传播、创新激励、市场竞争、企业结构优化以及服务多样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创业活动中涌现出大量的中小微企业,有效利用了剩余劳动力,提高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此外,创业活动为落后地区的人们提供大量工作岗位,扩大了就业容量,同时也改善了社会环境,提升了生活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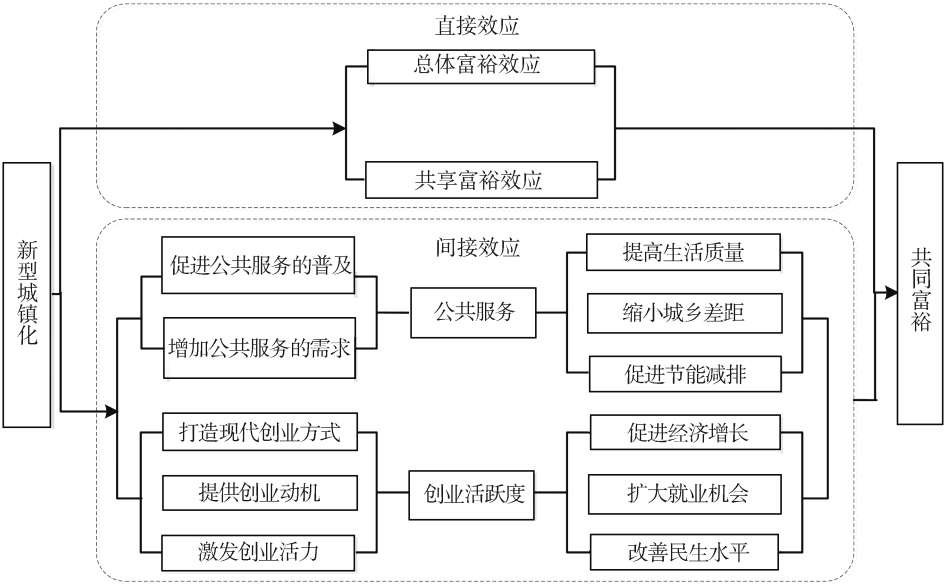


图 3 新型城镇化与共同富裕的理论框架图

三、研究设计

(一) 变量选取与衡量

1. 被解释变量

共同富裕。学术界普遍认为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是“富裕”和“共同”,本文根据相关政

策和现有文献<sup>[4]</sup>,从“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两个方面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在总体富裕方面,选取经济发展、教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这 4 个二级指标。使用县域人均生产总值、农村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储蓄额和人均社会消费品总额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使用公共图书馆人均图书藏量来衡量教育文化水平,使用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和县域路网密度衡量基础设施水平,使用县域森林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湿地公园数量衡量生态环境质量。在共享富裕方面,选择发展成果共享水平衡量共享富裕。共享反映公共服务普惠普及性、城乡间差距大小和社会公平公正程度,使用县域居民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阿特金森指数来衡量<sup>[24]</sup>。本文使用熵权 TOPSIS 法测算共同富裕指数,熵权 TOPSIS 法可以有效避免主观人为因素造成的指标权重偏差,便于对评价对象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分析。具体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核心指标	二级指标	衡量方式
总体富裕	经济发展	县域人均 GDP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居民储蓄额/地区常住人口
		社会消费品总额/地区常住人口
	教育文化	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基础设施建设	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县域路网密度
		县域森林覆盖率
	生态环境	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湿地公园数量
共享富裕	发展成果共享	县域居民基尼系数
		县域泰尔指数
		县域阿特金森指数

2. 解释变量

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现实实践,涉及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依据现有文献<sup>[25]</sup>和《“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重点内容,从县域层面选取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环境城镇化这 4 个核心指标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人口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城镇或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使用县域人口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密度、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就业率这 4 个二级指标来衡量;经济城镇化是县域的经济发展程度,使用经济发展水平、县域投资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这 3 个二级指标来衡量;社会城镇化体现了“人”的需求和物质同等的重要性,使用基本医疗保障和基本教育保障这 2 个二级指标来衡量;环境城镇化是指生态文明融入城市建设发展,以实现居民幸福指数、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选择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先来衡量。使用熵权 TOPSIS 法计算新型城镇化指数。具体指标如表 2 所示。

表 2 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

核心指标	二级指标	衡量方式
人口城镇化	县域人口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比例
	城镇人口密度	城镇居民常住人口/建成区面积
	城镇登记失业率	城镇失业人口/城镇总人口
	城镇就业率	城镇单位在职员工数/总从业人数
经济城镇化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率
	县域投资水平	县域固定资产投资额
	产业发展水平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县域 GDP
社会城镇化	基本医疗保障	城镇每万人卫生技术人员
	基本教育保障	教育支出/县域 GDP
环境城镇化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建成区面积

3. 中介变量

(1) 公共服务。参考已有研究<sup>[26]</sup>,采用普通中学和小学的专任教师数量来衡量公共服务水平。

(2) 创业活跃度。创业活跃度是指一个地区创业数量和就业量的增加,代表地区创新能力和创业环境的活跃程度。使用县域新创企业数占地区人口比例来衡量创业活跃度<sup>[27]</sup>。

4. 控制变量

现有研究结果<sup>[28]</sup>表明,公路通达程度、第三产业增加值、财政支出力度、信息化水平等因素会影响共同富裕水平。本文选取公路通达程度、财政支出力度、农业机械动力、基本建设投资 and 第三产业增加值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公路通达程度采用公路里程占县域面积表示。地方财政支出力度采用当年政府财政支出比地区生产总值表示。农业机械动力采用农用机械总动力(万千瓦)表示。基本建设投资采用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表示。第三产业增加值为当年县域第三产业的增加总值。

(二)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域建设统计年鉴》。本文构建了 2013—2022 年的县域面板数据,研究样本为我国政府官方网站公布的 136 个陆地边境县。部分数据缺失值通过各省、市、县统计公报数据补全,少量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N=1360)

变量	符号	均值	标准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新型城镇化	Newurb	0.088	0.098	0.020	0.555
共同富裕水平	Cp	0.138	0.111	0.033	0.668
总体富裕	Cp1	0.139	0.078	0.014	0.567
共享富裕	Cp2	0.110	0.163	0.008	0.979
公共服务	Pbl	2.200	1.000	0.071	4.653
创业活跃度	Eas	1.000	1.000	0.037	6.659
公路通达程度	Govs	5.080	1.000	0.005	12.146
财政支出力度	Inl	1.570	1.000	0.007	7.277
农业机械动力	Agm	0.900	1.000	0.023	11.674
基本建设投资	Bci	16.000	1.000	0.152	23.873
第三产业增加值	Tia	0.500	1.000	0.092	27.437

表 3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共同富裕最大值为 0.668,最小值为 0.033,表明不同县域的共同富裕水平差异较大。为反映不同地区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一是将样本

细分为东北边疆地区、西北边疆地区和西南边疆地区。二是根据 2014 年国家公布的 832 个贫困县名单,将全样本细分为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图(图 4)显示,共同富裕存在一定的“地区梯度”,东北边疆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领先于西北边疆地区和西南边疆地区,非贫困县共同富裕水平领先于贫困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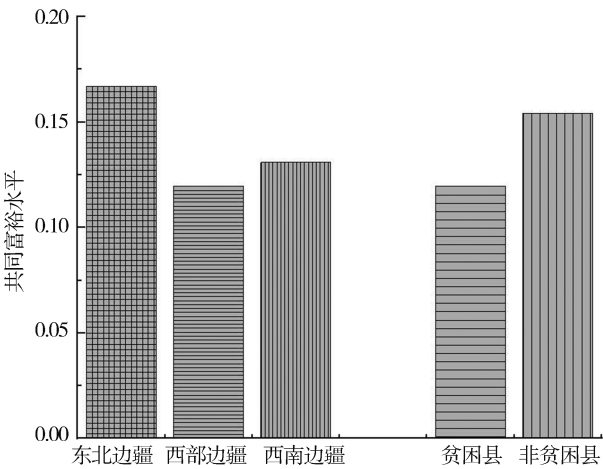


图 4 各区域共同富裕水平图

(三) 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县域面板数据考察新型城镇化影响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Cp_{it} = \alpha_0 + \alpha_1 UR_{it} + \alpha_2 control_{it} + \rho_i + \theta_t + \varepsilon_{it} \tag{1}$$

在公式(1)中,下标  $i$ 、 $t$  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被解释变量  $Cp_{it}$  为共同富裕水平,核心解释变量  $UR_{it}$  为新型城镇化指数,  $control_{it}$  为控制变量,  $\alpha_0$  为常数项,  $\alpha_1$  和  $\alpha_2$  为待估系数,  $\rho_i$  表示地区固定效应,  $\theta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间接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利用温忠麟<sup>[29]</sup>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间接效应。在衡量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影响时,如果  $X$  通过影响变量  $M$  而对  $Y$  产生影响,则称  $M$  为中介变量。

$$Y = cX + e_1 \tag{2}$$

$$M = aX + e_2 \tag{3}$$

$$Y = c'X + bM + e_3 \tag{4}$$

$$c = c' + a \cdot b \tag{5}$$

以上述回归方程来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公式(2)的系数  $c$  为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总效应;公式(3)的系数  $a$  为自变量  $X$  对中介变量  $M$  的效应;公式(4)的系数  $b$  是在控制自变量  $X$  的影响后,中介变量  $M$  对因变量  $Y$  的效应,系数  $c'$  是在控制了中介变量  $M$  的影响后,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直接效应;  $e_1$ 、 $e_2$  和  $e_3$  是回归残差。

四、实证分析

(一) 直接效应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

(1) 整体检验。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新型城镇化对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表



4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新型城镇化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2)—(6)列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新型城镇化的估计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新型城镇化显著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共同富裕。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流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条件,这有助于缩小边疆县域与周边县域的差距,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N = 1360)

变量	(1) Cp	(2) Cp	(3) Cp	(4) Cp	(5) Cp	(6) Cp
<i>Newurb</i>	1.434 *** (0.372)	1.392 *** (0.357)	1.079 *** (0.317)	1.053 *** (0.316)	1.091 *** (0.334)	0.924 *** (0.321)
<i>Govs</i>		0.014 *** (0.004)	0.011 *** (0.003)	0.010 *** (0.003)	0.010 *** (0.003)	0.010 *** (0.003)
<i>Inl</i>			0.029 *** (0.006)	0.027 *** (0.006)	0.027 *** (0.006)	0.026 *** (0.005)
<i>Agm</i>				0.009 (0.006)	0.009 (0.006)	0.009 (0.005)
<i>Bci</i>					-0.003 ** (0.001)	-0.004 *** (0.001)
<i>Tia</i>						0.013 *** (0.003)
<i>_cons</i>	0.011 (0.032)	-0.055 (0.035)	-0.056 * (0.289)	-0.059 ** (0.288)	-0.021 (0.017)	0.020 (0.019)
R <sup>2</sup>	0.062	0.077	0.113	0.118	0.119	0.141

注：\*\*\*、\*\*、\*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2)分维度检验。本部分考察了新型城镇化对边疆地区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的影响效果,结果如表 5 所示。第(1)列为新型城镇化对边疆地区总体富裕的影响,新型城镇化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说明新型城镇化显著促进了总体富裕。第(2)列为新型城镇化对共享富裕的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享富裕。

表 5 分维度检验

变量	(1) Cp1	(2) Cp2
<i>Newurb</i>	0.435 ** (0.196)	1.240 ** (0.488)
<i>Govs</i>	0.007 *** (0.002)	0.012 ** (0.005)
<i>Inl</i>	0.033 *** (0.005)	0.028 *** (0.008)
<i>Agm</i>	0.009 ** (0.004)	0.011 (0.008)
<i>Bci</i>	0.001 (0.001)	-0.007 *** (0.002)
<i>Tia</i>	0.003 ** (0.001)	0.020 *** (0.005)
<i>_cons</i>	-0.008 (0.014)	-0.011 (0.288)
R <sup>2</sup>	0.313	0.094
N	1360	1359

2.稳健性检验

(1)替换测算方法。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测算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指数并带入模型检验,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 6 第(1)列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了基准回归是稳健的。

(2)新型城镇化滞后一期。由于部分地区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本文考察新型城镇化滞后一期的影响效果。表 6 第(2)列的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 5%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证明了基准回归是稳健的。

(3)更换模型进行估计。为检验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估计结果的有效性,表 6 第(3)列采用 OLS 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主成分分析法	(2) 滞后一期	(3) OLS 模型
Newurb	0.416*** (0.099)		0.593*** (21.710)
L.Newurb		1.080** (0.453)	
Govs	0.074*** (0.027)	0.013*** (0.005)	-0.003 (-1.28)
Inl	0.304*** (0.061)	0.037*** (0.008)	-0.003 (-0.91)
Agm	0.084*** (0.030)	0.010 (0.008)	-0.002 (-0.87)
Bci	-0.004 (0.007)	-0.006*** (0.002)	-0.004 (-1.41)
Tia	0.017 (0.013)	0.014*** (0.004)	0.031 (0.24)
_cons	2.163*** (0.182)	0.001 (0.027)	0.125 (0.72)
R <sup>2</sup>	0.298	0.175	0.290
N	1360	1224	1360

注:列(1)(2)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列(3)括号内为 t 值。

3.异质性分析

(1)东北边疆、西北边疆和西南边疆。由前文描述性数据统计分析可知,不同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本部分按照地理位置将边疆县域划分为东北边疆、西北边疆和西南边疆,讨论新型城镇化对不同地理位置的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差异化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第(1)列为新型城镇化对东北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东北边疆的新型城镇化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为深入探讨新型城镇化对东北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将新型城镇化的二次项加入回归模型,关注新型城镇化的一次项系数与二次项系数的变化,列(2)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的一次项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新型城镇化与东北边疆地区共同富裕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根据计算结果,东北边疆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当前正位于临界值左侧,表明其对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效应正在加速释放。主要原因在于一定阶段内,新型城镇化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促进收入增长,推动城乡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进而显著提升东北边疆地区共同富裕水平。

第(3)(4)列为新型城镇化对西北边疆地区和西南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究其原因,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西北边疆地区和西南边疆地区吸引了人口流入,促进了人才聚集,增强了经济发展动力。同时,西南边疆与周边区域的联动性较强,有助于促进资源互通互联,整体提升经济活力,助推实现共同富裕。

(2)贫困县和非贫困县。2014 年国家公布了 832 个贫困县名单,虽然这些贫困县已全部脱贫摘帽,但其在自然资源、制度禀赋和县域发展阶段等方面仍与非贫困县有较大差距。本部分依据国家发布的贫困县名单,将边疆总样本划分为边疆贫困县和边疆非贫困县,其中贫困县 65 个、非贫困县 71 个。表 7 第(5)列为新型城镇化对边疆贫困县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边疆贫困县共同富裕,第(6)列为新型城镇化对边疆非贫困县共同富裕的影响,新型城镇化的系数显著为正,但其产生的边际效应低于边疆贫

困县。究其原因,边疆贫困县经济基础薄弱,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充裕资源,能够迅速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改善社会发展状况。而非贫困县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领先于贫困县,故驱动共同富裕的边际效应相对于贫困县较弱。

表 7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东北	(2) 东北	(3) 西北	(4) 西南	(5) 贫困县	(6) 非贫困县
<i>Newurb</i>	0.270(0.327)	1.302*** (0.573)	0.832*** (0.195)	2.954*** (0.670)	1.246** (0.531)	0.578* (0.336)
<i>Govs</i>	0.028** (0.010)	0.017* (0.010)	0.003(0.002)	0.060*** (0.016)	0.007** (0.003)	0.017*** (0.006)
<i>Inl</i>	0.023*** (0.008)	0.014* (0.007)	0.025*** (0.008)	-0.016(0.016)	0.020** (0.010)	0.023*** (0.007)
<i>Agm</i>	0.051* (0.029)	0.028* (0.030)	0.004** (0.002)	0.087*** (0.022)	0.007(0.004)	0.048** (0.019)
<i>Bci</i>	0.081(0.098)	0.055(0.100)	-0.001** (0.001)	0.154*** (0.043)	-0.007*** (0.002)	0.155** (0.073)
<i>Tia</i>	0.035(0.025)	0.011(0.260)	0.004** (0.001)	0.010*** (0.002)	0.020** (0.008)	0.010*** (0.002)
<i>_cons</i>	-1.385(1.580)	-0.949(1.606)	0.018* (0.010)	-2.915*** (0.716)	0.038(0.026)	-2.529** (1.175)
R <sup>2</sup>	0.125	0.122	0.115	0.346	0.176	0.136
N	440	440	590	330	650	710

(二) 间接效应分析

1. 公共服务

表 8 汇报了公共服务在新型城镇化影响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第(1)列为新型城镇化影响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2)列为新型城镇化对公共服务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能显著促进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第(3)列将新型城镇化和公共服务同时纳入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能够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共同富裕。究其原因,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城镇化提供的资源可以有效集中,加之人口聚集,使得公共服务资源能够有效转化为经济优势,有利于改善边疆经济发展水平,进而推动共同富裕。

表 8 公共服务回归结果 (N = 1360)

变量	(1) Cp	(2) Pbl	(3) Cp
<i>Pbl</i>			0.092*** (3.82)
<i>Newurb</i>	0.924*** (0.321)	0.548* (0.280)	0.873*** (0.289)
<i>_cons</i>	0.020(1.04)	0.013(0.074)	-0.152*** (0.0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R <sup>2</sup>	0.141	0.245	0.162

2. 创业活跃度

表 9 汇报了创业活跃度发挥的中介效应。表 8 已对新型城镇化影响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做出了分析,因此本部分不再汇报。第(1)列为新型城镇化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新型城镇化能够显著提高创业活跃度。第(2)列将创业活跃度和新型城镇化同时纳入回归模型,二者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在新型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创业活跃度发挥了正向的中介作用。究其原因,新型城镇化能够激发创业活动,通过引进新技术和方法降低了创业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扩大了企业规模,使越来越多的创新企业进入市场,实现经济规模效益,进而助推共同富裕。

表 9 创业活跃度回归结果

(N = 1360)

变量	(1) Eas	(2) Cp
Eas		0.046*** (0.011)
Newurb	4.485* (2.313)	0.718** (0.279)
_cons	0.376*** (0.151)	0.003 (0.0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R <sup>2</sup>	0.113	0.191

3. 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引用交乘项来检验公共服务和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表 10 第(1)列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公共服务的交乘项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第(2)列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创业活跃度的交乘项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整体上,验证了公共服务和创业活跃度在新型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存在正向中介效应。

表 10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N = 1360)

变量	(1) Cp	(2) Cp
Newurb * Pbl	0.400*** (0.095)	
Newurb * Eas		0.344*** (0.101)
Govs	0.009*** (0.003)	0.009*** (0.003)
Inl	0.023*** (0.006)	0.025*** (0.005)
Agm	0.006 (0.006)	0.007 (0.005)
Bci	-0.005*** (0.001)	-0.003*** (0.001)
Tia	0.011*** (0.003)	0.013*** (0.003)
_cons	0.040** (0.016)	0.066*** (0.017)
R <sup>2</sup>	0.156	0.163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基于我国 2013—2022 年 136 个陆地边境县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分析了区域异质性及作用机制,结论如下:第一,新型城镇化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分维度检验发现新型城镇化亦对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产生正向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对东北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倒 U 型效应,对西北边疆和西南边疆共同富裕存在正向影响。新型城镇化对边疆贫困县和边疆非贫困县共同富裕均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其中,对贫困县的边际效用更大。第三,在新型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公共服务和创业活跃度均发挥明显的正向中介效应。

(二) 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对策建议如下:

第一,以经济发展为锚点,夯实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物质基础。推动经济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之一,共同富裕的本质就是通过全体人民不断创造富裕成果,做大高质量发展的“蛋糕”,再经过多次分配,实现全民富裕。这表明新型城镇化与共同富裕具有注重经济发展的共同性。因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注重城镇经济繁荣。一是进一步深化户籍制



度改革,全面提升人口城镇化的质量。二是增加城镇化社会投入水平,逐步完善城市服务功能。三是优化城市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强化城市治理效率,改善环境友好水平,推动城镇经济社会环境全面进步。第二,以全民共享为目标,提升边疆地区共同富裕水平。边疆地区与内地在共同富裕发展进程中存在着较大的地区性差异。因此,一方面要遵循差异化发展策略,加大对边疆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支持力度,持续实施乡村振兴、兴边富民、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发展战略,助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落实见效,为实现边疆地区共同富裕打好基础。另一方面,边疆地区要结合自身特色充分挖掘当地经济增长点,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培育建立具有当地特色的城镇产业体系,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特色宜居的新型城镇,持续缩小区域差距。第三,以公平正义为原则,提高边疆地区公共服务质量。推动新型城镇化,要注重社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按照城乡统筹的思路,加快推进城市的资源向农村转移,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加强道路、供水、通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第四,以创新驱动为牵引,激发边疆地区创新创业活动。一方面,政府要提供创业基金,建立创业孵化器,引进创业资源,提供更多创新创业机会,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应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严格执行经营标准,加强事中事后管理监督,维护创业市场公平秩序。

参考文献：

[1] 叶超,杨东阳,赵江南.中国超大城市户籍人口转化的实证研究[J].地理学报,2022(2):369-380.

[2] 张晓波.促进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理论视野,2022(2):46-52.

[3] 孙学涛,于婷,于法稳.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中国 281 个城市的分析[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2(2):71-87.

[4] 欧阳金琼,张俊蕾,王雨濛.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 Random Forests 模型和 Loess 模型的分析[J].城市问题,2024(3):91-103.

[5] 赵丽琴,李琳,王天娇.我国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政策效应研究[J].经济问题,2023(2):120-128.

[6] 李晓燕,苏智,刘志慧.共享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动力研究[J].农村经济,2022(10):120-127.

[7] 王阳,熊万胜,韩璐瑶.以集体为媒介的城镇化:一种新型城镇化经验——基于嘉善县的个案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119-129.

[8] 翟坤周,毛磊.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县域自主性治理——基于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典型案例的考察[J].理论与改革,2024(1):110-125.

[9] 单卓然,黄亚平.“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J].城市规划学刊,2013(2):16-22.

[10] 陈丽君,郁建兴,徐银娜.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构建[J].治理研究,2021(4):5-16.

[11] 中国金融 40 人论坛课题组,周诚君.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对若干重大体制改革问题的认识与政策建议[J].中国社会科学,2013(7):59-76.

[12] 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1(8):117-127.

[13] 胡彬,余子然.地方财政压力对城市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的分析[J].财经研究,2021(6):139-153.

[14] 邵帅,张可,豆建民.经济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理论与中国经验[J].管理世界,2019(1):36-60.

[15] 李严,杨玉文.新质生产力赋能下绿色金融支持边疆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101-109.

[16] 李兰冰,高雪莲,黄玖立.“十四五”时期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重大问题展望[J].管理世界,2020(11):7-22.

- [17] 高杨,徐加玉,柴恭静.面向共同富裕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治理转型与路径选择[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63-72.
- [18] 刘畅,邓铭,冉春红.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6):155-162.
- [19] 周心怡,李南,龚锋.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受益均等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评论,2021(2):61-82.
- [20] 安体富,任强.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问题与对策[J].财贸经济,2007(8):48-53.
- [21] 房冠辛.中国“淘宝村”:走出乡村城镇化困境的可能性尝试与思考——一种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2016(3):71-81.
- [22] 周洋,华语音.互联网与农村家庭创业——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7(5):111-119.
- [23] 斯晓夫,严雨姗,傅颖.创业减贫前沿理论与未来方向[J].管理世界,2020(11):194-207.
- [24] 吕光明,陈欣悦.2035年共同富裕阶段目标实现指数监测研究[J].统计研究,2022(4):3-20.
- [25] 熊湘辉,徐璋勇.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动力因素测度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2):44-63.
- [26] 马慧强,廉倩文,韩增林,等.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J].经济地理,2020(5):19-28.
- [27] 叶文平,李新春,陈强远.流动人口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与证据[J].经济研究,2018(6):157-170.
- [28] 万广华,江葳蕤,赵梦雪.城镇化的共同富裕效应[J].中国农村经济,2022(4):2-22.
- [29]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5):614-620.

(责任编辑:蒋玮)

## Can New Urbanization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Frontier Region: Based 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136 Counties in the Frontier Regions

YANG Yuwen TAN Yuchen

**Abstract:** New-type urbanization is a pivotal strategy for advancing n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By examining data from 136 counties in border regions between 2013 and 2022,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ree dimensions: effect, heterogeneity, and mechanism.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new-type urbanization has markedly elevated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exerting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overall prosperi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new-type urbanization has a pronounced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Northeastern, North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frontiers. Regard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new-type urbanization has a more substantial effect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impoverished counties compared to non-impoverished ones.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new urbanization effectively enhances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s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ereb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Consequently, to optimally harness th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of new urbanization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imperative to strengthen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raise the level of inclusivit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and invigorate entrepreneurial dynamism.

**Keywords:** New-type Urban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Public Service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Frontier Regions